



大读家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
读书人,写作者

《中国巫术通史》有152万字,但要完成它们,高国藩阅读了大概百倍于此的文字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

高国藩:与“鬼神”打交道的人

高国藩的记忆力很惊人。在南京某个麦当劳餐厅嘈杂的音乐声中,这位1933年出生的学者说起了很多往事与故人。一个个或如雷贯耳,或少有人提的名字从高国藩的口中迸出又消失。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精力充沛的老人就是《中国巫术通史》的作者。正是他,花了大半辈子时间,用几百万字开拓出了一条通往中国文化最隐秘部分的通途。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1 一张巴掌长、三根手指宽的纸条是高国藩的珍宝,哪怕是在被批斗时,他也曾把它缝进棉衣,贴身珍藏。“这是郭沫若写给我的信。”高国藩说,“没有这封信,就没有《中国巫术通史》。”

高国藩幼年时就“遇到”了郭沫若。他尚不记事,他的母亲——一位五四时代走来的进步青年就曾经在他耳边哼唱郭沫若作词的进步歌曲哄他睡觉。后来,他从山东大学毕业后,一门心思地去了北京,进入了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后跟随郑振铎研究敦煌民俗学和敦煌民间文学,目的都是为了见到偶像郭沫若。

当时,高国藩对中国古代巫术及其衍生的民俗学感兴趣,喜欢写诗的他,阅读了马伯乐《书经中的神话》后,写了首两千行的叙事长诗《夏禹与涂山》。1956年,他把诗寄给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让高国藩没有想到的是,郭沫若很快回了一封亲笔信。

在信中,郭沫若指点了一些文学的技巧,这让高国藩一下子找到了学术研究乃至人生的方向——他要写一本中国巫术史。

但这条路并不平坦,一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禁忌话题,二是造化弄人。1957年,高国藩因为一首早期的诗歌被划为“右派”,此后,他被下放到农村。他做过中学老师、校工,甚至养过猪。直到1979年才得以返城。昔日意气风发的青年已经人到中年,还好他一直没有放弃读书与思考。1979年,高国藩进入南京大学任教,负责敦煌民俗学与中国民间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多年的积累与南京大学丰富的馆藏为高国藩提供了著书的养分。他先后写就并出版了《敦煌民俗学》和《中国民间文学》两部专著。

1999年,高国藩写就的《中国巫术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学界认为,这是五四之后,中国唯一一部系

统的巫术研究专著。这部书曾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但限于篇幅,高国藩并不满意。于是,2001年,年近七旬的他开始重新修订这部著作。

2015年,《中国巫术通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两册,共152万字,科学系统地记载了中国从古至今出现过的大部分“巫术”,分析了它们的真相、成因及影响。

承诺总算兑现,但从开始到结束,已经是近60年过去了。

2 1933年,高国藩出生于南京,父母都是从五四时代走来的人,家境殷实,家风进步开明。幼年时,战争来临,高国藩跟随家人避难于四川。1947年后,又随二姐一家前往香港。他曾经就读于四川的小学、南京的中学,也曾在香港的大学旁听,他心思单纯,又心直口快。这让他收获了很多朋友,也遇到了不少“敌人”。

在香港,高国藩接触到了很多革命文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央求母亲带他回到南京,此后,信仰一生未变。1957年时,他因为仗义执言,被人翻出歌颂“独立思考”的旧作《木偶》后被打成右派。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未让高国藩放弃理想与承诺,他始终坚持阅读与思考。这种跌宕,甚至延续到他著书立说之后。

因为研究的方向颇为“禁忌”,不少人认为高国藩写的,只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于是,在收获肯定的同时,高国藩也听到了反对声。

他曾经为此痛苦不堪,但如今看来,他已经放下。“我很感谢我的‘敌人’们,要是没有他们的反对,我根本坚持不下来。”84岁的高国藩言语平和,说话时始终面带微笑。

3 高国藩的书房不大,里面除了一张母亲的遗照,就是大量的书籍。

这两样是高国藩的精神支柱。“其实在被批斗时,要不是想着母亲还在,还要奉养老母,估计我早就自杀了。”高国藩说。

高国藩的藏书与大部分作家和学者不同,都是些很小众的书籍,你能在这里看到赫哲族的秘史,也能查阅到独龙族过去。

《中国巫术通史》有152万字,但要完成它们,高国藩阅读了大概百倍于此的文字,他从文字中抽丝剥茧,找出各个民族最隐秘的文化根脉,再研究出它们的过往与现在。

不同的祭祀、舞蹈、民俗,影响了一个个民族的艺术、服饰、生活习惯。这一个个若隐若现的脉络,又共同汇集成了如今的中国文化。

灵感来源于阅读,但并不止于此。高国藩说,他实际上也只是踩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写作。

曾经有学者深入苗寨采风,记录下他们相对神秘的习俗与生活,也曾有人深入云贵,寻找传说与神话之外的现实。高国藩也曾经带着学生赶赴神农架,去寻觅一些往昔。

辛苦、偏见、危险,这些都曾经伴随高国藩左右,但他终究坚持了下来。“巫术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中国,曾经有人写信来骂我,说我是在研究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高国藩说,“实际上,巫术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中国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巫术的历史也是如此。”

高国藩说,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相同,这样丰富多彩的现实,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先民的巫术,在古老文化活动的的基础上,每一个枝干都开花结果。“现在电视剧里的龙袍,其实就跟厌胜巫术有关。”高国藩说。

如今的他,依然每天锻炼、阅读、思考、写作。他精力充沛,条理清晰,记忆力惊人。

84岁的高国藩行走在前往中华文化根脉的隐秘通途上,依然不算停下脚步。



高国藩

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新诗专著《新月的诗神》(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中国巫术史》(获中国政府奖一等奖)等30多部专著。入选《中外名人词典》等。

我很感谢我的「敌人」们,要是没有他们的反对,我根本坚持不下来。



别想偏了 巫术就是一种民俗

读品:有人觉得这些乱七八糟的巫术,毫无研究价值,只是糟粕,而你却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去研究,值得吗?

高国藩:当然值得,许多前人想做这件事却没有成功,我很幸运。写巫术史不是为了渲染那些离奇古怪的巫术,而是通过一个特殊视角,反映那个时代的现实。我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来信,有人让我教他们治病的巫术,有人请教让恋人回心转意的巫术。我总是解释,我研究的是巫术,但只以民俗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我不会巫术,如果生了病,最好是去医院,如果失恋,请保重自己。

巫术就是一种先民的文化,是一种民俗。别林斯基说过,民俗其实是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个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头脸的人物。

读品:你一直强调学术应该有现实意义,但研究的巫术却是距离现实很远的,它们有现实意义吗?

高国藩:当然。首先,这些巫术或者说民俗,是中国文化中被研究最少的部分,但它们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你看到的一些歌舞,可能最早就是祭祀时的舞蹈,看到的一些器具,可能最早是礼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次,需要有一本著述来详细记录种种巫术,以免它们被曲解,或者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一点很重要。第三,很多巫术,是应该被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民族地区,可以靠这些遗产来发展旅游,这是当地的传统,也是当地的特色,可以带来经济效益。